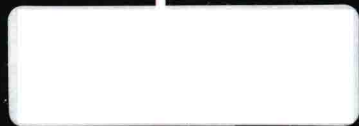




刺客之怒

CI KE ZHI NU

疯丢子



《颤抖吧，阿部》后强势出击，
又一冷门经典言情！

那些掩埋在历史长河下的真相，
逐一暴露在世人面前。

九州出版社
JIU ZHOU PRESS

疯丢子
冷门奇才
人气之作

刺杀与正义，
历史与现实，
疯狂与爱情

神经大条的现代小刺客穿梭于
各个朝代，周旋于吕雉小姐姐、
韩信小哥哥等历史名人之间。

不畏生死诛杀企图扰乱历史的
同门，将脱轨的历史扳回正轨。

刺客之怒

瘋丟子

CI KE ZHI NU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客之怒 / 疯丢子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5108-5653-2

I. ①刺… II. ①疯…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73406号

刺客之怒

作 者 疯丢子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10.5
字 数 344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653-2
定 价 34.80元



目录

CONTENTS

第 1 章 001

第 2 章 007

第 3 章 014

第 4 章 021

第 5 章 028

第 6 章 035

第 7 章 041

第 8 章 048

第 9 章 054

第 10 章 061

第 11 章 067

第 12 章 074

第 13 章 081

第 14 章 088

第 15 章 094

第 16 章 101

第 17 章 106

第 18 章 112

第 19 章 119

第 20 章 126

第 21 章 135

第 22 章 141

第 23 章 148

第 24 章 153

第 25 章 161

第 26 章 168

第 27 章 174

第 28 章 180

第 29 章 189

第 30 章 195



目录

CONTENTS

第31章 203

第32章 210

第33章 216

第34章 224

第35章 230

第36章 235

第37章 241

第38章 248

第39章 254

第40章 260

第41章 265

第42章 272

第43章 278

第44章 284

第45章 291

第46章 297

第47章 304

第48章 310

第49章 316

第50章 323



冷风呼啸。

陈旧的寝殿中，炉火微熏。

一个少年裹着破旧的麻衣缩在灶边，他面黄肌瘦，头发披散，阴郁的神情被炉火映衬出丝丝暖意，下一秒却又被呼吸间吐出的寒气驱散殆尽。

远处有脚步声靠近。

他略微抬抬头，舔了舔皴裂的嘴唇，转瞬却又没精打采地低下头。

殿门打开了，吱呀一声，一个人面都不露，从门缝间塞进一个托盘，上面是陶碗装的一碗粟米饭和一块烤老的肉。

少年肚中发出咕噜声，他嫌憎地看了一眼地上的食物，还是慢慢地挪过去，捧起了碗，饭已凉透，他丝毫没有意外，而是熟练地在火堆边架起一个支架，把陶碗搁在上面，权当热饭。

凉透的肉再被加热下去只会更硬，他等了一会儿，闻到了细微的香气，忍住暴涨的馋意，小跑出去，在漫天大雪中熟练地找到一棵松柏，从松枝上捧了一捧雪便往回跑，但刚进门他就愣住了，一个高大的男人正坐在他刚才的座位上，拿着一根树枝拨弄着炉火。

“回来了？”

“……汝乃何人？”

“我？呵！”男人看过来，他长相平凡，笑容亲和，“你好，我叫荆轲。”

少年眯了眯眼，雪水从手指缝间滑落，他丝毫不觉，只是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所为何事？”

“你说呢？”男人抬起手对准了少年，轻轻一甩。

扑哧！

扑通！重物落入雪中，男人从少年的尸体旁走过，他的披风很长，拖

在后面，掩盖了所有的脚印，无人的庭院中，只有簌簌的落雪声。他走到院门口，抬头任雪花落在脸上，举起双手迎向天空，原本柔和的声音压抑而扭曲，发出犹如厉鬼一般刺耳血腥的声音：“所为何事？荆轲！哈哈哈哈哈哈！当然是刺秦了！”

“你们看到了吗！嬴政死了！再没有秦始皇了！哈哈哈哈哈哈！完了！都结束了！”

“是吗？”一道轻柔的声音突然出现。

男人的笑声戛然而止，他一动不动，眼睛往声音的来源望去：“哪位？”

“我呀，谷雨师兄。”拐角处，一个高挑窈窕的身影袅袅婷婷地走近，她的穿着基本无异于这个时代的武士短打棉衣，却头戴雷锋样式的大白毛帽子，两边垂下严实地遮住耳朵，脚踏一双用好几圈皮绳扎紧的高筒雪地靴，鞋底加工成了防水牛津运动样式。

谷雨微微后退了一步，一只手缩入袖中：“……师妹？”

“看你的眼神，我就原谅你了。”她笑起来，“不认得我呀？”

她乍一看长得其实很普通，长眼、翘鼻、厚唇、瓜子脸，但是一笑起来，整张脸的轮廓陡然鲜明起来，眼角斜飞，宛如流光；红唇微翘，吻意甚过笑意，蜜色的肌肤不施粉黛，光洁的脸上闪着健康的光泽，再加上凹凸有致、高挑健美的身材，整个人透着一股性感的味道。

……一种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现代感。

但这不在谷雨的忌讳范围内，他已经明白这人是谁，但是他不明白这人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鹤唳？”他也笑起来，“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能来，我就不能了？”鹤唳还是往前走着，身姿散漫，“真没意思啊，这地方。”

“是啊。”谷雨拿出一把小刀认真地把玩着，“不要再靠近了，鹤唳，我并不认识你哦。”

“可我认识你啊，谷雨师兄，带我玩玩嘛，我在这儿好无聊啊，看你好像很忙的样子，要帮忙吗？”鹤唳停下来，在五步开外远远地站着，歪着头，一脸傻样。

“不需要了。”谷雨笑笑，回头看了一眼，“走吧，师兄带你到别处

玩去。”

鹤唳吸了吸鼻子，露出享受的表情：“哎呀，来迟了，真是的……”

谷雨饶有兴致地观察她：“你和传闻中一样呢。”

“可爱吗？”

“血腥。”谷雨伸出手，宽大的袖袍中，手指骨节修长，“来，师兄带你玩别的。”

鹤唳轻声一笑，白嫩的手覆上去，轻轻一抖。

“你！”谷雨闷哼一声，骤然收手，可已经来不及了，鹤唳轻巧地往后一跳，举起手，手上握着一个齐腕断掉的大手，“师兄潇洒这么多年，身手有些倒退啦？”

“找死！”谷雨咬牙，剩下的左手寒光一闪，一卷银光如闪电般击出，到鹤唳面前时，已经快如光线，几若无形，可鹤唳不为所动，一只手还是举着断掌，另一只手看似随意地一挥，同色的银光闪过，咝地一下，谷雨手一收，光在手中一晃而过，“把手还给我！”

“哎呀，你迷糊了吗，师兄？”鹤唳叹息着摇头，“你可是来到了秦朝啊，没有冰箱也没有外科医生，连救护车都没有，就算我把爪爪还给你，你也接不上了，何苦抢回去看着你的爪爪哭呢，不如我帮帮你，把它吃了吧，啊？”

说罢，她还真的凑过去嗅了一下那只手，状似陶醉。

谷雨双目赤红，咬牙切齿：“鹤唳……我小看了你！”他身姿微倾，却并不攻击。原本两人就在五五之数，缺了一只手的情况下，他并无把握胜过对方，可让她就这么跑了，他又万分不甘，他盯着那只断掌，心中犹有希冀。

“唉……可怜的师兄。”鹤唳似乎玩够了，极其怜悯地叹口气，后退了几步，回到拐角边，朝旁边看了一眼，“你瞧，要跟对人啊，我的雇主就给我配了个医生，很棒的哦，专治外科。”

谷雨眯眼，将信将疑，他刚才已经钳制住了断腕处的穴道，可是血液还是在不断地往下流，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趁失血昏倒前快速离开，靠着之前的准备说不定可以逃脱；还有就是相信鹤唳真的只是受谁雇佣想惩罚他一下，毕竟，根本不可能有谁雇佣她为现在的秦始皇报仇，现在的秦始皇只是个寄人篱下的质子而已，无论亲生母亲赵姬还是吕不韦，

甚至是那边的人，都不可能……

刚才那般情况下，鹤唳要杀他，早就动手了。

对，他说不定不会死。

“医生呢？”他冷声，“你的雇主是谁？！”

“懂规矩啊师兄，不该问的不问。医生，你说是吧？”鹤鸣朝拐角处瞧了好几眼，笑意嫣然。过了一会儿，拐角处缓缓走出一个低着头的人，他是成年男人身形，却瘦削孱弱，在冷风中瑟瑟发抖，垂在两边的双手细长，中指指间关节处却很宽大。

这人明显常执笔，不是同行……甚至很弱，可以秒杀。

做出如斯判断，谷雨在心中冷笑，问：“怎么抖成这样，还能做手术？”

“别怕呀医生。”鹤唳抓起那人的手，细致地又哈气又揉搓，“帮帮我师兄吧，我们还要把他带回去呢，对吧？”

医生点点头，他僵硬地任由鹤唳装腔作势地搓热了他的手，转头慢慢地朝谷雨走去，手上提着一个用实木包着的箱子。

“箱子里是什么？”

“仪器啦！师兄你胆子那么小还敢一个人来杀秦始皇。”鹤唳刚说完，那医生又是一抖，“看，到底是谁害我们医生吓得哆嗦的，他可不是圈里人。”

医生还是低着头，跪坐在谷雨左边，完全无视谷雨微垂的左手，只低声道：“手。”

鹤唳走了过来，将断掌放在谷雨的左边：“给，你的爪爪！”

谷雨不疑有他，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拿起断掌交给一旁正在开箱的医生，却猛然觉得颈间一凉，他瞬间如坠冰窟。

“杭朝义，看我对你好，只要在这里划一下，你就亲手给你男神报仇啦。”

“鹤唳！你敢杀同门！”谷雨嘶声喊道，他不敢咆哮，他知道颈间的东西是什么。

“生意啦生意。”鹤唳还是笑嘻嘻的，眼中却没有温度，“杭朝义，还不快动手？”

杭朝义猛地抬头，他是个长相普通的文弱青年，周身都是书卷气，双

眼细小甚至无神，可此时眼眶和脸颊俱通红，哪是什么害怕和寒冷，分明就是恨极！

他急促地喘着气，双手紧紧握拳，瞪着谷雨，仿佛要生啖其肉：“王八蛋！你该死！你该死！”

他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显得笨嘴拙舌，口不择言。

“你们竟然杀了他！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啊？！在做什么！你们毁的岂止是历史！你们这群强盗！匪徒！人渣！臭虫！”他骂不下去了，憋了半天，憋出了他认为最伤人的词，“文盲！”

他指着鹤唳：“连她都知道秦始皇不能杀！”

“喂喂喂！”鹤唳瞪大眼，“再说我不帮你咯！”

“哈哈！”谷雨忽然笑了起来，他手腕无力地搭在地上，血已经染红了一大片雪地，嫣红刺目，“鹤唳，今天栽在你这儿，是我无能，但你知道你面对的还有谁吗？”

“知道呀。”鹤唳理所当然，“风声、雨歇、莺歌、燕舞、惊蛰、小雨……哎呀呀，背不完了，好多好多。对了，和你一起来这儿的还有谁呀，告诉我好不好，师兄？”

“哈哈哈哈哈！”谷雨嘲讽地笑了笑，颈间在流血，但他犹自放声，“你还记得你排名多少吗？！”

“知道啊，我排名十三，差点就排不上了。”鹤唳丝毫不生气。

“所以，不管是谁，都比你强。”他无比笃定，“你不会成功的，小疯子！”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就该知道成不成功对我来说，什么都不是。”鹤唳双眼带着笑意，盯着杭朝义，眼带询问。杭朝义的手紧了又松，松了又紧，别开头在仪器上点了点，瞬间谷雨眼中一片黯淡。鹤唳则灿烂地笑了，凑到谷雨耳边轻声道：“因为我享受的，就是猎杀你们的过程啊，谢谢你，我已经爽到一次了。”

话毕，银光微闪，谷雨瞬间气绝，过了许久，颈间的银线才渐渐变得殷红。

鹤唳抱着谷雨骤然沉重的尸体，朝杭朝义拍拍下巴：“进去吧，这里我来吧。”

杭朝义艰难地点点头，他笨拙地站起来，朝着大门走了两步，又因腿

软跪在地上，一个大男人在大门口远远地看着院子里毫无生气的少年，号啕大哭起来。

“你怎么死了？”他大哭，“你怎么可以死啊？你可是始皇帝啊！嬴政！你别死啊！”

他一边哭，一边连滚带爬地过去，趴在少年始皇帝的尸体边，双手徒劳地张着，却不知道碰哪儿好，一会儿小心地摸摸脸，一会儿摇摇肩膀，哽咽得犹如要断气一般，显然伤心欲绝，几乎要昏过去。

鹤唳拄着组装好的工兵铲在门外站着，看热闹一般。她眼力好，老远就能看到地上的少年，确切地说，那还只是个孩子，他身量已经很高，但面黄肌瘦，看不出丝毫霸气，只是死时，脸上的表情还带着点凝重感，似乎是意识到了危险。

她心里已经确定了，但还是很好心地假意安慰：“喂，他会不会不是秦始皇啊，咱们又没见过他。”

“有时谱的，我偶尔会……偷看他。”杭朝义打着嗝，赤红的双眼瞪了一下鹤唳，“再说，你们……会……杀错吗？”

鹤唳耸耸肩，不再说话，认命地到一边去铲土。

她铲开雪，挖开土，撒了一层石灰，再把谷雨的尸体推进去，又撒一层特殊的易燃粉，就这么在大院外点了火。

没有烟，尸体在小雪堆的包围中静静地燃烧起来，只有极淡的硫黄气息传出，又瞬间在风中消散。

外头，鹤唳勤勤恳恳地销毁尸体，里面杭朝义哭得死去活来，等哭不动了，就坐着发呆。

鹤唳的任务完成了，他的任务就开始了。

始皇已死，中国的历史似乎因此会栽个大跟头。

一夜之间，鹤唳傻白甜的杀手生涯就改变了。

她多年不联系的同门，仿佛一眨眼就失踪了十三分之十二，而她，则连同已经退隐的老门主及诸多前辈一起，被请到了国家某科学研究院最高机密级实验室的会议室中。

这个会议室位于地下五层，层层把关，严防死守，鹤唳被蒙着眼带进来时，一路凭着感官在心里算计着怎么攻破这儿，顺带弄死个把人，但这种计划在她进入地下第四层时终于戛然而止，她忽然有黔驴技穷之感。

“啧！没意思。”摸不进来等于撒不出去，她不喜欢这个地方。

但是师门有命，她又刚做完一单，正在空闲期，就乐颠颠地来了，现在心里有点后悔，想自己给自己派个单子。

等她终于坐在会议室中被拿掉眼罩时，早已坐在旁边的老门主，老不死的师父眯眼观察了她一会儿，笑了。

“你们快谢我们的独苗不杀之恩！”

周围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男女们都是一脸愕然，看起来有些人还不知他们是谁。

之前把她约来的中年男人看起来是这些人的一个小头头，此时在几个穿军装的人的陪同下拿着资料袋一路走进会议室，环视四周，硕大的黑眼圈极为醒目。

“都到了，交代任务。”他开门见山。

鹤唳瞪大眼，一脸茫然：“哎？什么？价钱都不谈？”

“谈什么价钱！”戴着眼镜一脸正气的男人拍案，“你怎么好意思现在提这个？！部长，这个人怎么坐在这儿？”

中年男人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做了个下压的动作：“好了，肖腾，你冷静，是我的疏忽。”

他望向老门主：“我以为你们都会交代的。”

老门主笑眯眯的：“丫头的任务，还得她自己判断，我们不会插手的，坐在这儿已经坏规矩了。”

鹤唳更惊讶了：“所以这单子就我一个人做，可我谈价钱的时候我这些同行还得旁听着？”她很直接地指向周围的一群老头，“这群人倚老卖老地抢了我们多少生意哟，你要有点诚意就说清楚到底让谁来。”

“你来，不用担心，没人跟你抢。”中年男人伸出手，“你好，我叫左寅，时谱观测站站长，兼这个历史研究院管理部部长。”

“别跟我握手。”鹤唳摆摆手，“我第一次遇到这样派单子的。”她瞥了一眼老门主，“快说吧，做完我还有约会呢。”

“恐怕你要放人鸽子了。”左寅笑了笑，极为勉强，“事态紧急，如果拖延，恐怕你这辈子也没有和人约会的机会了。”

鹤唳眯着眼笑，她伏在桌上，手撑着下巴，挑逗地望着左寅：“那你和我约会呗，大叔，须尽欢呀。”

左寅看了看资料：“根据调查，我跟你的亲生父亲同岁。”

“哦，然后呢？”

“然后我要交代任务了，可以吗，小姑娘？”

鹤唳撇嘴，头搁在桌上，做抗拒状。老门主摇摇头，朝左寅点头。

左寅无奈：“有不知情人在场，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情况。”

半年前，历经三十年开发的时间机器终于实验成功，但这个所谓的时间机器并不能让人们穿越时空，只是通过捕捉某些宇宙光线的留影，再通过仪器的编织整理，将时间和场合连续起来，成为一条长长的时间之谱，简称时谱。历史研究员可以借助这台机器，窥伺时谱上已经捕捉到的任意时期，从而知道许多历史真相。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就有诸多势力得到了这个消息，不管有什么用，这个发明都是瑰宝一样的存在，很快他们部门的很多人就成了突破目标，其中就不乏想杀人越货的。

“把相关人员全部灭口的任务在国外杀手圈已经挂了很久，但我们一直处在严密安保中，没有人受到伤害，很多杀手都铩羽而归，很多人甚至有来无回，后来连窥伺的人也渐渐少了，这全仰仗了某个专业人士的指导。”左寅意味深长地说道。

鹤唳把头转向另一个方向，正对着老门主，见老门主摇摇头，却没有笑，鹤唳挑了挑眉。

“这个人你认识，鹤唳。”左寅道，“她的代号是雁鸣。”

“哦。”鹤唳没什么表示。

“你们师门在这个圈中的实力和威望确实无可匹敌，我们非常佩服，当时我们本以为万无一失，可以安心进行下一步实验了。”他继续道。

可其他国家也不是白痴，很快理清了其中的缘由，这一次，他们请的人就不一样了。

“我们万万没想到，你们竟然不是一个团结的师门。”左寅表情沉痛，“我们能请你们，别人当然也能请，甚至能请更多。于是，有一天，我们发现，东西虽然没丢，但研究资料被拷贝了！”

“那不就等于东西丢了？”鹤唳偷笑。

“雁鸣当时被引开了，后来还赶回来保护了我们，她已经尽责，但她还是很愧疚，她没有收钱，还从她的途径获得了一个消息，其他国家另有一个实验室几乎是在我们之后立刻发布了悬赏，他们的研究资料也遭到盗窃，甚至研究人员都遭到了暗杀。”

“我们一直不知道另一个研究室研究的是什么项目，我们前去接洽，他们也不愿意说，直到有一天，我们观察时谱波动时，发现了漏洞。”

左寅的声音更为低沉，这个发现似乎给他带来了莫大的刺激：“我们借国家出面去逼问那个研究室到底研究的是什么项目，他们因为关键成果被窃，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透露给我们，他们研究的，是粒子传送。”他顿了顿，“他们用一个柱形门将里面的生物分解成粒子，通过特殊手段定向传送到某个信标，生物体中注射过的另一扇门会和信标发生反应，在信标处重新生成生物体！而这个信标，不受实物限制，也就是说，在宇宙中都能成立。这样的实验竟然成功了，而更可怕的是……”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竟然有人把这两个项目结合了起来，以时谱为地图，以粒子传送为门，通过宇宙光线完成了生物穿越时空的研究！”

“好主意啊！”鹤唳一脸激动，“这个人真厉害耶！”

“好什么！”左寅忍不住吼起来，激动得脸色发红，“我们全都会死的！会消失的！你到底明不明白？你现在坐在这里，是因为有一个细胞，它从大海上岸，经历火山、陨石、大冰川、小冰川，又有一只猴子从四肢

爬行变成两条腿走，最后经历各个朝代，直至咱们这个国家成立百年才有你！前后几十亿年！你的祖宗！一个都没出岔子！想想蝴蝶效应吧，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没撑住，我们将面对的，就可能是大批量的消失和死亡，一切都会和没存在过一样！那些属于古人的智慧，都会因现代人自作聪明而成为笑话！这何止是灾难，这简直是灭绝！”

场面一片寂静，围坐着的研究员个个激动得脸蛋通红，像是要哭出来，有些人甚至已经流下了眼泪，就连几个军人都是一脸凝重。

鹤唳却好像什么都没听到，她掏出一根棒棒糖剥开放进嘴里，表情平淡：“哦，然后呢？”

左寅瞪眼，他再次望向老门主，这次的眼神里，甚至有点无措。

老门主继续喝茶，悠然道：“鹤唳啊，严肃点，派活儿呢。”随后又安慰起眼神仿佛已经怀疑人生和社会的研究员们，“没事，大家，三观，不一样，但这丫头绝对专业，很有责任感的！”

鹤唳翻了个白眼，嘎嘣咬下糖，嚼起来。

清脆的咀嚼声中，左寅深吸一口气，继续道：“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做出这件事的，正是你们墨门的人，领头人就是现任门主，雨歇。”

仿佛早就料到，鹤唳又无聊地翻了个白眼。

“也只有同时接到多方任务的你们才能够把这两个实验的关键联系起来，也只有你们才有这样的财力和人力去完成这项实验，而通过观察，我们确认，墨门这一代十三人，有十人跟着雨歇穿越了时空。”

“雁鸣没去。”鹤唳说的不是问句。

“雁鸣没去。”左寅还是肯定了一下。

“唉，可惜啊，为什么不带我，多有意思的。”鹤唳语出惊人，“如果不小心穿越到罗马时代，带着大军打败汉朝，会不会很好玩？或者说唐朝的时候就撺掇他们一口气打到欧洲去，建立泛大陆大唐帝国。哎呀，其实我觉得宋朝的时候如果打不过蒙古人了，往海上走说不定还能直接成了大宋联邦澳大利亚呢。”

左寅擦汗：“没带上你真是他们的损失。”

“唉，我现在已经被强迫站队啦，没法儿啦。”鹤唳看起来很想滚两下以示不满，“他们为什么过去啊？还不带上我！多没意思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他们不带你玩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小疯子。”老门主呵呵笑，“都说了，你哪天拿出真本事，再用那种要温柔地扒下他们皮的眼神看他们，他们就服气了。”

“他们为什么过去，目前除了雁鸣的只言片语，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答案。”左寅很疲惫地揉揉太阳穴，“只知道他们也没有明确的目标，非常任性，甚至有人觉得很好玩……”

“可他们回不来啊。”

“以他们掌握的知识和力量，在古代，可以比在这儿过得更好吧。”

“扑哧——”鹤唳乐不可支：“对呀，没有指纹学，干活都不用戴手套，真棒！”

“说得对啊！而且没有安检！”老门主笑着附和。

于是半桌子的非正义人士表情都明媚了。

桌子旁的正义人士：“……”

“喀喀！”左寅黑着脸，提高声音强行挽尊，“太平洋的小岛私有权，行政豁免，生活费由国家拨款，今后食宿全部全额报销……”这一页他原本是打算留在最后的，不得已提前拿了出来，一边读一边观察鹤唳的表情，却见她一直没精打采地听着，听完只是“哦”了一声。

他有些没底：“可以了吗？”

鹤唳还是半死不活的样子：“唉……说要我做什么吧。”

“我们和那个研究所合作，在缴获的你那些同门资料的基础上很快也制造了双向的时空穿梭门，目前我们观察到了四个已经扩大的漏洞，他们的传送都是单向的，不可能回来，所以为了从根源上捏断他们的罪孽，从最早的秦朝开始，你带着我们的研究员到那些漏洞出现的时空，从肉体上彻底毁灭你那些作孽的同门，辅助研究员将历史尽量扳回正轨，史书层面上的。”

鹤唳听完，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精神一振：“猎杀他们？！”

左寅眉头颤动了一下：“呃，差不多意思。”

“老头子！他要我猎杀你那些徒子徒孙！”鹤唳兴高采烈地说。

老门主举杯喝了口茶，不阴不阳地道：“嗯，是啊，要劳您清理门户了。”

“哎呀呀！”鹤唳兴奋得要跳起来了，“好呀好呀，奉旨屠门，我干

呀我干！”

左寅有点不放心：“你得活着干完他们，否则就什么都没了。”

“爽过就行了，我死了你们再找其他人嘛。”鹤唳的语气仿佛在说明天会是晴天。

“我们担心的就是这个！”左寅无奈，“一切任务都以保证你活着为前提。”

“啊？！”鹤唳如遭雷劈，“什么意思，这年头雇主都那么圣母了？”

“雁鸣的事情告诉我们，刺客和杀手是不一样的，你们的思维、行事作风都自成一派，只有你们自己能对付得了自己人，那些纯做人命交易的杀手根本无法和你们相提并论。而现在，你是墨门留下来的独苗，你的那些同门散落在时空中，我们只能通过漏洞的位置去推测他们最可能做的事和所在的地方，可是要找到他们，只能靠你，鹤唳，只有你。”

“哎？！雁鸣呢？”

“她失踪了。”左寅沉声，“是她传消息告诉我们她同门干下的事，我们确定她也追过去了，但不知道她在哪儿。”

鹤唳难得沉默了一下，有些怔忡。

“鹤唳，鹤唳？”老门主叫道。

鹤唳反应过来，变得无精打采：“嗯，啊。”她又不甘心地问，“那我死了怎么办？十一个啊，你们怎么就觉得我能干掉他们全部？”

“没有办法，或者你可以找到雁鸣，这样你就有伴儿了。”

“他们不行？”鹤唳直接指向旁边的老头子们。

“我们老了。”老门主笑道，“那什么粒子传送，会碎了我们这堆老骨头的。”

鹤唳彻底放弃了挣扎，她接下来一直没说话，掏出手机连上内网，开始刷手机。

其间左寅给她介绍了第一个拍档，秦史研究专员、瘦弱学霸杭朝义，她也只是翻白眼似的看了一眼，完全没什么兴趣。

她操作手机，进入一个生僻购物网站的会员制网店，通过三个智能机器人确认雇主身份后，在人工服务那一栏随便点了个人，打开对话框。

【客户2333：接单子，五百万一个人！随便死法！急！】